

三生三世 莲理枝

新
曲
藏
XIN
QU
CANG

上

第一世，我寻遍所有坟冢，不为长眠，只为贴近你那腐朽的容颜
第二世，我守在忘川河边，不为轮回，只为在途中与你相遇相见
这一世，我执剑凌厉封喉，不为成魔，只为血雨中你能看我一眼

女巫的猫
著
NÜWUDEMIAO
WORKS

轰动华语文坛大作、女性幻情小说奖唯一得主
中国殿堂级古言作家女巫的猫
继《三生三世彼岸花》
后再书千年传奇！

他是一方碧波无澜的莲池，自在安好，清香、静谧，
她是一把穿心刺骨的利剑，从天而降，搅乱、夺情！

我爱的那个人，披荆斩棘，为我而来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女巫的猫
NÜWUDENMAO
WORKS 著

新
典
藏
XIN
DIAN
CANG

三生三世

莲理枝

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藏
藏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生三世莲理枝. 全3册 / 女巫的猫著. 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399-6809-4

I. ①三… II. ①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0733号

书 名 三生三世莲理枝
作 者 女巫的猫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崔 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660千字
印 张 52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,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809-4
定 价 79.80元 (全三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上

第一章	棺中生还	1
第二章	亡人归来	36
第三章	情愫暗生	75
第四章	胭脂容月	131
第五章	掩尽风华	184
第六章	红梅落雪	216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 中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七 章 骨扇忆事 | 267 |
| 第 八 章 情之诅咒 | 295 |
| 第 九 章 与卿同心 | 352 |
| 第 十 章 沐色归来 | 414 |
| 第 十 一 章 蔓蛇之花 | 475 |



目 录 下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| 北冥来客 | 537 |
| 第十三章 | 宝贝多多 | 600 |
| 第十四章 | 明月相思 | 647 |
| 第十五章 | 何以归来 | 693 |
| 第十六章 | 魔物莲初 | 724 |
| 第十七章 | 千丝如雪 | 755 |
| 第十八章 | 再遇倾心 | 786 |



第一章 棺中生还

持续整整一个月的大雨终于停歇了。大雨卷着泥沙，使不少山地出现了坍塌和泥石流。南疆最大的墓地也被这场大雨波及，一半以上的坟墓被泥沙卷落至长河溪边。

明明是月圆之夜，却不见一丝月光，反而乌云如铅，层层叠叠似随时都会压下来。

咔嚓！咔嚓！夜空中突然传来怪异的声音，黑暗中，盗墓贼猛地抓住身边的同伙，声音惶恐地问：“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”

“挖到了！”与此同时，他的那个同伙说道。

最先说话的盗墓贼忙将马灯提过去，只见一方石棺出现于泥坑中。他皱了皱眉头，“这石棺没有任何雕纹，似是新棺？”

他的同伙却不屑地说道：“这墓地几百年来就没有新坟，何来新棺？”说罢，拿起铁锹就开始撬棺，可那棺盖却纹丝不动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皆明白里面定有好东西，心中一阵窃喜。

棺盖被掀开的瞬间，一丝月光正巧破云而出，堪堪洒落在石棺中。

石棺里除了一个人外，并无任何陪葬之物。

此刻，耳边忽然响起了窸窣窣的铁链声，两个人惊恐地抬起头，却见一双白骨之手扣住石棺边缘试图爬出来。那一瞬，他们好像看到一个人被密封在石棺中，日复一日地抠弄石棺，弄得指甲磨断、血肉模糊，却徒劳无功。

那具尸体睁着一双黑瞳，怨毒而又阴森森地看过来。

两个盗墓贼的牙齿上下打战，其中一人竟因惊恐过度，咬到舌头，四肢抽搐而亡。他的同伙尖叫一声，拔腿就跑。

就在此时，一阵空灵的陶笛声诡异地破空而来，刹那间，夜空中乌云散去，明月当空，给整个南疆墓地笼罩上一片森森的银辉。

“胭脂浓，你若肯跪下向碧萝道歉，孤饶你不死！”

男子身边，依偎着一个百般娇媚的女子。她一手摇扇，一手抚着男子胸膛，双目含情，笑容妖娆。

她手中那把粉白玉莹的扇面上画着两只嬉戏的蝴蝶，彩蝶下方有一点殷红，宛如女子眉心的朱砂——这竟是一把人皮扇！

“胭脂，替我活下去。”一个虚弱的声音从脑海深处传来，似乎又看到沐色跪在地上的情景。

过去的一幕幕尽现于脑海中。

一丝悲鸣从胸腔中迸出，带着无尽的悲恸，翻卷成浓烈的恨意沉在眼底。最终，身体的剧痛与天地的阴冷，逼着这具石棺中的“尸体”站了起来。

陶笛的声音在山间回荡，从石棺中走出的“尸体”拖着脚下的链子，一步步跟随在其他人的后面。

这曲子是南疆月宫的《招魂曲》，据说每年的七月十五，月宫祭司便会为那些亡灵超度。

白莲台上，层层纱幔垂落，月光下依稀可见一个风姿卓越的人慵懒地靠在坐榻上。冷风拂动纱幔，偶尔可见一双莹白纤手，只这一瞥，便觉得风华绝代。

曲子将尽，阴森森的白莲祭台下，唯有一人依旧一步步靠近莲台，却在十尺之外，被两名身着白袍的男女拦住。

幔帐中，传来一个低沉却年轻的声音，“月宫，从来不需要活人。”

传言祭司蓝禾掌控月重宫三十余年，年纪似与这年轻声音极为不符。

那具“尸体”纹丝不动，许久之后，一个粗哑的声音从其腹中传来，“大人，可需要能杀人的‘鬼’？”

“尸体”用力握紧白骨之手，告诉自己一定要留下来。

祭司冰冷的目光在“尸体”身上打量一番，似已了然。随即问道：“你被人封在棺中多少年？”

“七年零九个月，两千八百二十五个昼夜。”

将近八年来，每一日，她都在棺中哭喊，不停地抠弄那石棺，只为爬出来！

“今夜月圆，本宫赐你一名——十五！但要看你有没有本事，得到此名。”

那慵懒之声带着一丝深长的笑，幽幽传来。“尸体”一惊，抬头看去，隐约看到一双碧色眼眸，妖娆诡异，浑身不由得一颤。

“冷、火舞！”

着白袍的男女朝祭司俯身一躬，领着“尸体”离开祭台，穿过青石板密林，最后停在一座阴森的石屋前，隐约能听到里面发出的惨叫声。

名叫火舞的女子回身看着“尸体”——十五，声音鄙夷地说道：“这里关着的都是作奸犯科、十恶不赦之人。”

十五依旧垂着头，心中却明白自己也属于十恶不赦之人……呵呵，这词用在自己身上，并无不恰当之处。

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十五跨进去，寻了一个暗处坐下，即便低着头，也能感到无数双眼睛似看猎物一样盯着自己。

石门关上，一块鸡腿从外面扔了进来，刚好落在地上，一群饥饿的人涌上前去疯狂抓抢。

“明日卯时，最后活着的那个人，才能得到月宫的赦免。”

石屋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即杀气四起，一个人被摔在墙上，一命呜呼。

石屋外一片寂静，蛙鸟鸣叫，吊兰在月色中舒展着花蕊，这番美景与石屋里的惨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“十五能活着出来。”冷看着吊兰，兀自开口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就凭她那将近八年的恨意。”

火舞却不以为然，“恨意能敌得过武力吗？要知道，屋子里关着的可都是中原江湖逃犯，哪一个不是身手不凡？若我没看错，十五全身经脉已断，武功尽废。更何况，里面还有个杀人如麻的李蛮子。”

冷没有接话，只是抬头望着明月，那净白月亮上，却无端多出一缕血丝。

十五垂首坐在地上，手里捏着一块进门时拾的小石块，在粗糙的地上一点点地推磨起来。

她身子弱小，进来时就被别人盯上了，可惜无人得手。身材高大的李蛮子嘴里咬着鸡腿，手里抓着一人，往地上一砸，那人顿时没了动静。

李蛮子将鸡骨吐出，踱步走到十五身前，揪着她的头发将她拎起来，看着十五手里尖利的石块，冷笑道：“这破玩意儿，对老子可毫无用处！”说完，就要将十五往

墙上撞。

却不料，十五猛然抬起头来，一双阴森森的黑瞳冷冷地盯着李蛮子。

那一眼，让李蛮子顿时觉得从头冷到脚，浑身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眼前出现一个雪白的孩童，睁着一双无辜大眼，哭泣道：“叔叔，井底好冷、好冷。”

李蛮子浑身打了个哆嗦，似中邪般倒退了几步，方才充血的双眼此时布满了惊慌。因他下意识松开手而跌在地上的十五却匍匐着朝他爬去，嘴里喊道：“叔叔，为什么把我扔到井里？”

“啊！”李蛮子慌忙踢开十五，“不要过来！”

十五却抓着他的衣服爬了起来，随即右手一扬，尖利的石块切过对方的脖子。

李蛮子捂着脖子倒在地上，身体不停地抽搐着，心有不甘地抬头看向十五，“你是……”

十五扔下染血的石块，临窗而立。

只见她黑发裹身，长至脚踝，镀着薄凉的月光，周身散发出难以直视的孤寂和阴沉，却隐隐有一抹绝世之姿。

那一瞬，李蛮子只觉得这个背影在哪里见过。目光落在对方的手链上，李蛮子的瞳孔顿时一缩，脑中突然闪过那可怕的名字：胭脂浓！

“你、你没死？”这竟是一句绝望的询问。

立于窗前的人，回身蹲在李蛮子身前，声如蛇蝎般阴毒，“是了——我没死，我回来了！”

第一缕阳光透过雾射出时，火舞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是李蛮子。他的致命伤明明在脖子上，却似经历了千重痛苦，眼睛暴突，七窍流血，面孔因痛苦而扭曲，双手生生将自己的胸口抠出了一个血窟窿。

而角落处，一个黑影垂首而坐，无声无息。

那双碧色的凤眼隔着帘子带着无形的压迫看过来，最后，她终究双膝一弯，跪在了南疆祭司的脚下，手却下意识地紧握成拳。

此生，她下跪过三次。

第一次，求师父的宽恕。

第二次，求沐色的生。

而这一次，却是求自己的生。

脑中犹记得那人说道：你若肯跪下向碧萝道歉，孤饶你不死！

此时，她却跪在了南疆月重宫新任祭司脚下，愿做奴做鬼！

“哪怕你是鬼，本宫的月重宫也从不留无用之鬼。”祭司阴冷的声音传来。

一旁的冷将一只黝黑的盒子放在十五身前。

十五伸手接过盒子，里面是一只蠕动的白色蛊虫，她不假思索地朝那蛊虫伸出手指。她只觉得一缕凉气遍布全身，身体不受控制地一颤。

“你若有异心，这蛊虫能让你尝到比坟墓更可怕的滋味。”

十五匍匐行礼，心中却暗道：这世间何种滋味自己没有尝过？

“火舞，你带她去风尽处。”

火舞起身将十五带出去了。整个白玉大殿内，就只剩下垂首而立的冷和慵懒地靠在坐榻上的祭司大人。

半晌，冷才跪在地上，将昨晚石屋之事一一道来。

“你是说，李蛮子临死前将自己的心挖出来了？”

榻上之人，轻合眼眸，密长的睫毛微微一颤，嘴角似笑非笑，“难道说，他们有仇？这手段可比本宫想象的还要阴毒！”

还真没看出来，那样瘦弱的身躯，竟能干出这种可怕之事！

“这李蛮子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仇人不少，若以这个线索，一时间难有结论。卑职亦去查了那石棺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像是无端多出来的。”

“罢！”莲绛似已对此失去了兴趣，“大燕那边如何？”

“秋夜一澈诏告天下，于腊月二十九迎娶碧萝为妃，赐封号贤妃。”冷顿了顿，“碧萝彻底接手桃花门，已派出各路杀手找寻南宫世家和舒池！”

“贤妃？的确是秋夜一澈的贤内助，南宫世家早就败落，她倒是一个都不放过，怕是想要寻回南宫世家的宝剑——月光。”

那月光是剑圣白衣的遗物，据说此剑是玄铁所造，能开天辟地，乃江湖人争夺之物。

这剑，怕是碧萝用来讨得秋夜一澈的欢心吧。

莲绛轻笑，“既是大婚，月重宫自是要送上几份大礼。”

大燕，绿萝宫。

刻有芙蓉图案的软榻上，斜靠着一名身穿金色薄纱装的女子，丰润玉胸若隐若现。她一手托腮，一手捻起一枚龙眼放入红唇，姿态曼妙，一颦一笑，妩媚惑人——此女正是桃花门新任门主：碧萝。

那女人死后，门主之位，已空悬近八年，终是回到了她手里。

其手下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：神杀、天杀、地杀。

近八年来，地杀仅有五位杀手，天杀只有三位，而神杀则无人担任。

“门主，秀官呈上了大婚典礼的衣衫，请门主甄选。”

一名俏丽女子领着几个宫女跪在殿内，层层黄纱帘幔垂落在地，让这奢华的绿萝宫又多出一分神秘。

侍女挑起帘子，碧萝凤眼淡淡地扫过那些衣衫，目光落在了一件红色衣衫上，随即抬起玉手一指，“流水，你穿上！”

流水是两年前进入桃花门的杀手，因为连续做了几个漂亮任务，已位列桃花门地杀。

素来知道碧萝心思多变，流水不敢违命，将那件大红色衣衫穿在身上。

红，妖娆到极致的红！

碧萝微挑唇角，一枚龙眼飞出击向流水头顶，顿时，一头瀑布般的黑发散落在那红色礼服上。

那一瞬，她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人。

一丝阴寒掠过碧萝眼底，却妩媚一笑，“今日午膳，你来伺候。”

今日午膳王似乎会前来，流水闻言一怔，又听那碧萝补充道：“就穿这衣衫。”

流水躬身退出大殿，立于偏门廊角，看到两个俏丽身影款款而来，正是居于她之上的天杀——弱水和妙水姐妹俩。

“流水见过两位姐姐。”流水躬身向走来的两个女子行礼，抬头却迎上了两个女子震惊苍白的脸孔。

“流水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”那一瞬，弱水的声音几乎在颤抖，似乎想起了多年前那个黑发红衣的女子，而手也摸向腰间佩剑。

妙水的眼底更是涌起一丝厌恶和杀气。

同时，廊前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，“王驾到——”

“这是门主的意思。”流水顿感不安，却也只得垂眸回答，又向姐妹俩躬身施礼后，才进入侧殿。

“方才我还以为她活了过来。”弱水长舒一口气，低声道。

“不可能。”妙水冷笑一声，“当年我们可都是亲眼看着她死的！”虽如此说着，却下意识地握紧手心，手心里已有一层薄汗。

“门主为何让流水这番装扮？若是让王看到，她还能活吗？”

“门主给了流水半年时间去寻找‘月光’的下落，至今毫无音讯。”

很明显，碧萝这是在“惩罚”流水办事不力，但是，这样的惩罚未免太过狠厉。妙水说完，神情有些凝重。今日门主传她们姐妹同时入宫，看样子，定是有大任务。

“王驾到！”

听到太监通传的声音，碧萝从榻上起身，走至门口，恭敬地跪下。

夏末刺目的阳光下，一个白色身影逆光而来，修长的影子落在白玉地板上，带着让人难以喘息的压迫感。即便相识这么多年，每每靠近他，碧萝的心仍会轻轻一颤，不知是心动还是心惧。

“起来。”

秋夜一澈停在碧萝身前，朝她伸出白皙的手。

碧萝抬头看着上方那宛如天神般的俊邪男子，温柔一笑，搭上他的手借力起身。这么多年，他们就是如此携手踩着血泊走过来的。

秋夜一澈的目光扫过碧萝的衣服，“秀宫送来了衣衫，你可得选件端庄的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碧萝掩嘴一笑，伸手抚过秋夜一澈的胸膛，“我这桃花门习的是媚术，做的是欢爱，可只懂得以色侍人。王您要我端庄，这不是为难碧萝吗？”

秋夜一澈不置可否地坐下。碧萝朝着殿外拍了下手，示意上菜，自己则坐在他对面。

“三国使者都会前来，难不成碧萝想要孤宣告天下，孤娶的是桃花门主？”

大燕桃花门、南疆月重宫都是江湖上人人闻之色变的禁忌！

“臣妾明白。”碧萝笑着替秋夜一澈斟酒。

只见流水捧着碟子走了进来。红色身影穿过黄色纱幔，如破雾而出的红日，明艳刺眼。

那一瞬，碧萝看到秋夜一澈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杯中酒竟飞出一道流光，出手之快，碧萝甚至来不及阻挡，就听流水一声惨叫，那一头漂亮的长发竟被齐耳削落。

流水跪在地上，浓稠的鲜血从耳鼻溢出，已知自己五脏俱毁，而身上的衣衫破碎成小块，随着一头青丝飘落于尘埃。

一股要置她于死地的杀气再度涌来，那秋夜一澈挥掌欲击，碧萝却挡在前面，一双美瞳妖娆地盯着秋夜一澈，“王，桃花门神杀尚无人选。”

言下之意，就是桃花门人手紧缺！

秋夜一澈眼中寒气凝聚，盯着碧萝，声音没有一丝温度，“孤宠你纵你，却不容你挑战孤的底线！”说罢，手腕回转，掌风凌厉地落在碧萝身侧，将其身后的芙蓉榻一劈为二。

看着秋夜一澈转身离开的背影，碧萝拾起地上一把画着粉蝶的扇子，笑了起来。纵然生气到这个地步，却还是不会对自己出手。

碧萝走到流水身前，笑盈盈道：“好好养伤，我很看好你。”

流水看着碧萝手中那把扇子，心中一阵恶寒。她虽入门不到两年，却也耳闻八年前的那位神杀，最后被剥皮做成了碧萝手中这把人皮扇。

桃花门皆为女杀手，可据说那位神杀，却是一名风华绝代的少年。

但是为何，秋夜一澈会对自己出手？

脑子里再度闪过弱水姐妹的神情，流水顿时惊醒：八年前，秋夜一澈有一个王妃名为胭脂浓，那女子容颜倾世，独爱红色，却因为和人私通而被废除妃位。

那时自己还是长安街的小乞丐，却也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，传言这个女子生性淫荡，嫉妒成性，曾用各种残忍手段处死接近过秋夜一澈的侍女。

最后与人私通的事被人发现，她竟然勾结太监魅惑先皇，企图弑君杀夫！

据说，那年胭脂浓因八宗罪被判游街斩立决，却是秋夜一澈在宫中跪了三日，求得免除她的死罪，并且亲自从大街上接她回宫。

那日，此女子一身红衣，长发垂地，身戴枷锁，盯着自己的丈夫，眼神如蛇蝎般阴毒地说：“我做鬼，都不会放过你！”

长安上万百姓围观，秋夜一澈却走上前，将她抱入怀中。

半年后，这个遭万人唾弃的女子，最终病死了！

而秋夜一澈，至今没有册立正妃。

身体正被换上新的人皮，刀刮在骨头上，每一刀，都让她痛不欲生，魂飞魄散。这个名叫风尽的男子，正是驰名天下的“鬼手”，他虽奉祭司之命救她，但条件是要她的整张脸。

当蒙面白衣男子手中的刀刃落在她脸上，终究忍受不了疼，她的意识开始模糊。或许，死，真能解脱！

“哼，这点痛都熬不得，还想做祭司大人身边的鬼吗？”一声冷嘲从头顶传来，“来人，把这具尸体拖出去喂狗！”

不，不能放弃，十五浑身颤抖如筛糠，脑中是那挥之不去的场景和声音，“胭脂浓，你做不了鬼，孤会让你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！”

那年长安，当着上万百姓的面，他拥她入怀，却在她的耳边说出这句话！

秋夜一澈！

木板上那具血淋淋的“尸体”霍然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，那眼中的怨毒，好似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

看着“尸体”眼中的恨意，风尽不由得一怔，感觉一缕凉气直袭心底！

也难怪，他实在很难想象她是怎么活下来的。脸被毁容，喉咙被灌入剧毒，浑身经脉被人用针挑断，而身上到处是烧伤、烫伤。

更听说，她还被活埋于棺中近八年！

“你身上所穿衣物，只有大决才有，难道你是大决的人？”终究忍不住好奇，风尽开口询问，见她不说话，刀刃直接切入她心口。

鲜血从胸口涌出，她只得点头，因为不能死。

“呵呵……大泱民风开放，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，落得如此地步？”

一丝冷笑从她血红的双眼中划过，半晌才道：“通奸、弑夫、杀子！”

风尽一惊，她用腹语回答，语气极其冷漠淡然，竟毫无羞耻和悔过之意！

之前曾有的那一抹同情，顷刻间变成了生生的厌恶和鄙夷。

这种毫无廉耻的女人，活该受到这样的折磨！

风尽回头看向帘幕。帘后的玲珑软榻上，斜靠着一身着碧衫之人，如墨长发泻洒身侧，如流水般散开，一双碧绿眼瞳充满邪魅，整个人散发着诡异的妖媚，让人难辨雌雄。

此人正是新上任的南疆祭司——莲绛。

莲绛唇角勾起一丝冷笑，“好，月重宫就是需要这样歹毒、无情的鬼！”说罢，起身，消失在暗影中。

他的声音，听不出是赞许还是嘲讽，可听在十五心里，却莫名地感觉寒意袭人。

胭脂浓，不，是十五！

十五这才明白，整个过程，这位年轻的祭司都在旁边，如鬼魅般无声无息。

歹毒？无情？

她心中一阵苍凉，这如此讽刺的四个字，竟然成了她的救命符，让莲绛决心留下她！

明月清辉下，一个黑发碧衫人，长袖宛如缥缈云烟，沿着石阶走向月重宫圣湖。湖水清幽，白色睡莲安静绽放。年轻的祭司停在湖边，一挥袖子，碧叶层层撩开，湖水随之向两处分开，竟露出通往湖底的神秘石阶。

原来，湖底竟有一处牢狱，一个浑身是血的长发男子跪在地上，双手被长链所缚，吊于石壁上，而他的身下，早已铺开一层暗红色的血迹。

听到有人来，他抬起眼眸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：“莲绛，今日我便用尽我鲜血诅咒你——新月之日，你遇到的女人，将会让你变得人鬼不如！”

说罢，欲吐出最后一口鲜血，却听到面前姿容绝世的妖异男子轻笑道：“蓝禾，你若敢死，本宫就把你的尸体做成傀儡！”

原来这牢中的男子就是几年前失踪的前任祭司——蓝禾。

蓝禾抬头看着头顶明月，诡异一笑，吐出最后一口鲜血。

莲绛微微眯眼，长长的睫毛如蝶翼般覆在白皙的脸颊上，刚好遮住那弯月牙印记——历代祭司左眼下必缀上一枚银色月牙图案，这是月重宫几千年的标志。

手指一弹，一只蛊虫飞出，钻入蓝禾尸体中，片刻后，那尸体动了动，再抬起头

来时，眼神空洞，俨然一具傀儡。

“本宫，向来说话算数！”莲绛冷哼一声，眼瞳泛起妖冶的碧色，却丝毫不将蓝禾的诅咒放在心里。

月重宫的上方，一道人影静静看完这一幕，转身悄然离开。

整座大院子，总共有四层楼，里面住着各种恶人，十五却被安排在一层最阴暗潮湿的房间。刚一进来，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，目光冷漠，更多的却是充满敌意的。

数不清的十恶不赦之人从西岐、大燕、大泱逃到南疆，但是所有人都会先被关在石屋里，而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，然后住进这个院子里。

院子总共有四层，初入者住第一层，三个月时间，如果不能完成指定任务，那个人必须“消失”！而完成任务者，则能住进二层，最后住到四层的人，将会得到祭司赦免，享受一生荣华。

这个地方，便是天下人皆知的：长生楼。

长生楼，一生鬼，三世傀儡，这里面的人，哪怕死，也逃脱不了月重宫的控制。

而一层，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，在她踏入的瞬间，已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置她于死地！

而她，八年前的胭脂浓，今日的十五，又何尝不是从一个地狱爬入另一座炼狱？

她切皮换骨，浑身裹着纱布，每走一步，都疼得撕心裂肺，走过的地方，留下点点血渍。

“你就住这里！”火舞指着最潮湿偏僻的小房间，冷声道。在得知十五的“经历”之后，火舞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和蔑视。

阴暗的屋子里到处是阵阵恶臭和潮湿味，她走过去，艰难地躺在床上，只觉得好累。可她刚闭上眼睛，头皮就是一阵剧痛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已被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原来这屋里还有两个男人，其中一个人蹲下身子，揪着她的头发迫使她抬起头来。

“听说，你杀了李蛮子？”男子淫邪一笑，目光扫视着她全身，“哟，这骨骼还真是一个女人。来，给爷说说，你是怎么‘杀死’李蛮子的？”说着，一双粗糙大手，竟然钻入她的衣服，隔着纱布乱摸。

“是不是在石屋里脱了衣服搞的？”那人淫邪地摸来摸去。

她浑身是伤，疼得直哆嗦！

“果然是个荡妇，一摸就有反应了。”一旁的光头哈哈大笑，“听说你和人私通所以被送到了这里？你这样子，是很久没有尝过男人的滋味了吧。”

光头急切地解开裤头，“来，大爷让你尝尝！”

这长生楼，很少有女子进入，更何况，此时进来的，还是一个与人“通奸”的荡妇，这些男人自然不会放过她。

光头脱去褻裤，朝她扑了过去，瞬间，耳边却响起一个柔媚入骨的声音，“大爷，奴家在这里。”

光头只觉得脑子昏昏沉沉，那声音像是从同伴口中传出，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同伴竟已然变成了一个绝美少女，穿着红色薄纱，露出如雪香肩，光头顿时浑身燥热，立即扑了过去。

同伴大惊，再看地上的女子，见她黑瞳闪着琉璃光芒，正一瞬不瞬地盯着光头，慌忙惊叫道：“贱人，你对他使了什么妖术？”随即破口大骂，“你这妖女！”却见地上的丑陋女子缓缓抬头看向他，顿时，他便如遭电击。

那一晚，整个长生楼都听到两个男子销魂却又痛苦的声音。

次日清晨，整个长生楼一片喧嚣，火舞进来时，看到那小屋子前围满了人。

“都让开！”火舞将人都赶走，却在进门的一瞬，震惊得脸又红又白！

屋内，两个浑身赤裸的男子不堪地抱在一起，都已七窍流血而死。

距离尸体不到一米的床榻上，仰卧着一人，长发铺床，周身裹满浸着血的纱布，却呼吸均匀，似睡梦香甜。

这一切都太过不堪和诡异了。要知道，地上死去的两个男子这半年来在一层作威作福，无人敢惹，却在一夜间，如此离奇地死在这个女子的房间里。

这无疑向人们表明了：这个昨晚才进入长生楼的女子并非简单角色！

这种效果，十五何尝不知？如果她不让这两个混账死，那么她在长生楼一定等不到第一次任务。

她必须震慑他人，必须活下去，必须回去找秋夜一澈！

“你果真……”火舞话到嘴边，却骂不出来。这种情景，她也不曾见过，当下羞红了脸，恼怒地举鞭就朝躺在床上的人挥去。

“将她吊起来！”

南疆午时，烈日当头，十五被吊在院子中间，鞭子如闪电般抽到自己的身上，汗水混着血水，就如海盐撒在伤口上，让人疼痛难忍，但她却紧闭着干裂的唇，一声也没哼。

“在长生楼蓄意滋事者，鞭答三十三次；杀人者，九十九鞭！”火舞狠狠地抽着鞭子，每一次都用足了力道，恨不得将眼前之人打死，“你滋事一次，杀两人，两罪并罚。”

众人退回自己屋中，少数人开着窗户观望。只见被吊着的人，黑发垂地闭着眼